

YUANSHANFENG

YUANSHANFENG

遠山風月

王金保 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PDG

内容提要

这是青年作家王金保散文、小说的合集，分“赞美家园”、“乡野季风”两辑。

“赞美家园”收入散文 41 篇。作品勾画了一幅幅动人的乡村图景。“即使在睡梦中，也尽是咚咚的脚步声，霍霍的磨镰声”的秋，“水灵灵地抖精神”的荞麦花，“一双茧足稳健地切入岁月深处”的父亲，浓浓的乡野气息扑面而来。赞美家园、歌唱美好生活是此辑散文鲜明的主题。此外，一些文章洋溢着对孤独的体味，对爱情的回忆以及对人生的思索，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乡野季风”收入小说 13 篇。以《强奸犯王二》、《苹果熟了以后》为代表，作者大胆涉入“性爱”的写作禁区，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提请人们关注人性、人生这一沉重的话题。武侠小说《剑侠轶事》运用电影蒙太奇手法适当剪接，情节紧张，故事生动。《小站》、《叔叔》、《高度》等篇更为耐人寻味。

序

小 雨

山里只有石头，又硬又倔的石头；还有树，不是弱不禁风的那种。王金保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写有这样的文字。

王金保是在古长城脚下的深山里长大的，一如山里的石头和树，淳朴、倔强而又充满自信。裹挟着浓浓的乡野气息，他向我们走来。

在认识王金保之前，先认识的是他的散文《腊月》。那是唐山市 1993 年散文大赛一等奖的作品。质朴的山乡生活气息，洗炼老道的语言，使之在几百篇作品中不仅独占鳌头，而且使整个大赛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一定不是个普通作者。但他没有参加那次颁奖会，我们无缘相识。后来，唐山市文联在他的家乡迁西举办了一次大型笔会，他理当到会，却一连三天没有露面。我想这个人实在是太深沉了。

几年后，我们终于相识，站在我面前的一个其貌不扬、憨憨的有几分书生气的年轻人就是王金保。他气质平和，态度谦逊，与之对照会让人隐隐感到自己的浮躁。再之后，交往渐多，又读了他的很多作品，对其人其文便有了很深很好的印象。

王金保不擅言谈，我曾对其戏言，迁西出黄金，所以你爱沉默。他听了只是笑。但他的笔从不沉默，总在细致入微地

表达自己的情感。王金保的作品,当首推散文。他出生在山区,过去的生活是相对困窘的,但他的散文作品却从不让人感到沉郁和压抑;笔下善良质朴的父老乡亲、豁达自然的山乡风韵,无不浸润着对乡情的怀念与依恋,渗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歌唱生活,赞美家园,这是王金保散文作品的鲜明主题。

一个喜欢文学的人,能写几篇散文,或者几首诗,或者几篇小说,是很容易的,但要同时驾驭几种文学形式,将生活的感知即可入文入诗,又可写成故事,便难能可贵了,这才真正具备了一个作家的素质。因为艺术的相通,会让每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里游刃有余。王金保的融汇贯通是颇令我折服的。散文之外,他的小说和诗歌也是很不错的。他的小说写得极其到位,力求表现人性的本质,关照人生。譬如:《苹果熟了以后》一篇,从渴盼成熟写到成熟以后,面临的抉择,诸多的困惑,引发读者对人生进行深刻思索。他的诗歌自然天成,毫无造做的痕迹。本来,散文、小说、诗歌这三种体裁他已经可以分别结集出版,我也曾多次建议,但他总说不急。用他的话说,要多沉淀,要选一些像样的东西,至少是自己满意的作品。他厌弃那花哨的形式,出不出书,出一本什么样的书,仿佛对他并不紧要。他至今仍珍藏着一本他上初中时候积累起来的“手抄本”的《寻梦集》。

如今的文坛鱼龙混杂,是浮躁而充满浊气的。王金保却是一个冷静而稳重的人,他总在不急不躁地踏踏实实地写着;或者说,他是一个很淡泊的人,没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只把对文学的热爱看作是修身养性。

淡泊方能宁静,宁静方能致远。人文相通,一个人只有具备了淡泊的心性,才有可能获得对生活 and 艺术的最佳感知。

这也是一种悟的过程。

凡人喝茶是茶，僧人喝茶是禅。

成功往往喜欢与这样的“僧人”不期而遇。这也是我的心愿和预祝。

王金保在他的《远山风月》出版之际，嘱我为序，非常荣幸。不想写成广告，便胡诌几句，却出自肺腑。也作为文友交流的纪念和共勉吧。

2000年9月10日凌晨

目 录

序.....	小 雨(1)
--------	--------

□赞美家园

秋.....	(2)
腊月.....	(4)
冬天别忘穿棉袄.....	(6)
过年.....	(8)
跑灯	(10)
荞麦花开	(12)
羊妈妈	(14)
杏儿	(17)
古井	(20)
磨坊 ..	(22)
父亲	(24)
一棵树	(26)
岁月	(29)
丑妻近地	(31)
梦里关山月	(34)
逃学	(36)
夜半老鼠	(38)
情书	(40)

书缘	(43)
不敢结婚	(47)
让我如何作爸爸	(49)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51)
北方情怀	(53)
水中有个月亮	(55)
海啊,海	(57)
夜是一道风景	(59)
雁(外一章)	(60)
夜莺、茶及其它(外一章)	(62)
白天	(64)
青春热望	(65)
你 DIY 吗	(67)
记住或者忘却	(69)
尝试与蚂蚁对话	(71)
宠物的优遇	(74)
找寻淑女	(76)
他们管我叫大姐	(78)
杂感二篇	(80)
这个春节	(82)
继续做梦	(84)

□乡野季风

强奸犯王二	(88)
苹果熟了以后	(107)
剑侠轶事	(121)
雪季	(142)

小站	(146)
哑妮	(148)
周末巴士	(150)
跳荡的火焰	(153)
叔叔	(156)
二奶奶	(159)
小丫	(161)
雨夜	(163)
高度	(165)
后记	(167)

赞美家园

秋

在这个季节，年轻人可不能贪睡呢？即使是睡梦中，也尽是咚咚的脚步声，霍霍的磨镰声。

黎明悄悄睁开眼睛时，西沟南沟挂了好大的露水，朦胧的远山、葱笼的松林、馥郁的果园、老成的庄稼以及这整个熟透的季节，都在熹微中洗礼着。若不是远近偶尔的几声轻咳，你一定不会发现，早起的人们已经在栗园里转了几个来回了。树下一夜的落果可要及时捡起的，不然会被淘气的松鼠偷食；边边角角的豆子、芝麻也要趁着露水在日出前收进家。今年的年景少有的好呢！

当晨炊袅娜地升上那个高度时，人们三三两两挽着湿漉漉的裤角，提着篮子，扛着袋子，把这明丽饱满的早晨收进农家渐显狭小的院落，在阳光里摊晾开来。

真正出力的时候是白天，恨不能多生出两双手来呢！山里人有的是力气，丰收的秋天虽然沉甸甸的，但他们收割起来显得轻松、老练。衣襟抹一把尽是汗，索性光了脊梁。竹竿潇洒地一挥，栗园里就下一场“雨”；镰刀雪白地一晃，玉米、高粱们就齐刷刷卧倒。满载的车子推起就走，扎实的口袋呼地就上了肩，咚咚咚，脚下踩出朴素的鼓点。

山里的女人最懂得心疼男人，她们总有她们的方式。地头顺手摘下一根细嫩的黄瓜，塞给男人，顺势坐下，口里直说好累，其实主要是怕男人太累。吃吧，这种滋味既解渴又解乏！男人在女人面前似乎总不太安分，一两句诨话就招来那似嗔非怒的一眼，往往还带上一句“没正经”，男人就笑，笑时，就一身轻松，一身自豪。

虽说这如今又开矿又办厂，人们的腰包里早就鼓鼓的，可又有谁会肯让这土地撂了荒呢？如今的栗子啥价钱？结构单一？才不呢！你往坡上看，那红彤彤、黄橙橙的，刚发展起来的百亩高效果园！每户都有股份的。栗子一下树，就得摘果子！打听一下，如今的年轻人有谁还到外面去流浪？

年轻的姑娘小伙们在这种时候什么也不想，一个心思地干活，都想给父母个好印象，企图似乎就不言而喻了。只有过了大忙，他们才又重新是打打闹闹、顽皮天真的他们，才有时间考虑一下哪一种衣饰、发型、化妆品更适合自己。当然，适当的时候也要为婚礼定在哪一天而动动脑筋。

晚上，其实已经入夜。

大人们端上饭碗的时候，孩子们就早已睡熟。电视在这个季节里成了装饰品。收拾了碗筷，忙碌了一整天的人们便把自己疲惫的躯体完全交给了温馨的土炕。只一刻，男人便响起了鼾声，或者进入甜美的梦境，发出甜美的呓语。女人睡梦中也不会忘记给男人搭上被单，后半夜天很凉的。月亮照了个半炕，明灭之间，女人蹬掉毯子后的胴体很美。

四外是秋虫的低吟浅唱，细听还有露珠的声音。

腊 月

刚把粮食收进家,地里的秸秆有的还未来得及拾掇,大北风呼啦啦地就把腊月挤进山旮旯里。

进了腊月门儿,家家守火盆儿,备足柴和米,就等年三十儿。忙碌了一年的犁锄筐担,顺墙角摆放整齐;驴儿、牛儿安闲地拴在槽上,清静地咀嚼着日月。

任风将后院的枣树枝吹得呜呜叫,任河水冻得嘎嘣嘣响,人们准备了充足的干柴,只消把炕烧得滚热,把炭盆捅得旺旺。窗户里外糊个严实,一丝风不透,白亮的窗纸上早早地就贴满花花绿绿的剪纸。扑克玩腻味了,搓麻将,不赌钱,多少挂上点,是那意思。电视没人看,不是踢球就是外国语,何况本来接收效果就不好。积肥送粪?那是前些年的事情,如今都用化肥,省事儿!老年人在火盆里煨上小铁勺,放上些豆、花生、瓜籽之类,炒熟了馈赠给在旁边巴望多时的小馋鬼们,看着娃儿吃着刚炒熟的豆烫得直咧嘴时,苍老的面庞上便绽出开心的笑靥。偶尔一两个汉子炕上囚得久了就下炕,趿拉着鞋子推开门,待后院墙角一阵很响的哗哗声后,汉子们便又瑟缩着边系腰带边匆匆奔进屋来。冬天天短,早晚两顿饭很自然。与男人们不同,女人们三五相约,聚在一起纳鞋底、绗

鞋帮、织毛线。嘴自然也不闲着，很野很放荡地说粗话，说那事儿，说谁家的媳妇早就不是黄花闺女，说谁的婆娘又计划外怀上了，说谁偷着和谁好上了。

起大风了，平房顶苫粮食的稻草刮下来，被猪扯进圈里絮窝。不用管它，大冷的天打个哈欠都结冰碴，懒得出屋！

下雪了，纷纷扬扬。柴被捂在里面了，麻雀都飞到灶间屋里了，村头一窝刚生下的8只猪仔被冻死了5只。

早晨，推开门，将院里几条很必要的通道打扫净，“嚓嚓”将菜刀、斧头在水缸里一顿砍，然后舀起一瓢哗啦啦倒进锅里。点燃仅有的一点干柴，各家屋顶上便错落地升起袅娜的炊烟。窗棂上挂着的串串鲜红的辣椒和萎黄的干菜，被夜风吹得散落在雪地里，很别致。两只喜鹊不知从哪里飞到枣树上，扑楞楞将枝上的积雪晃下来，飞花碎玉一般，迎着白亮的太阳，很耀眼。山坡上不时有枝桠被雪压断的咯吱声传过来。

记忆中，山里的腊月无非这些，年年大同小异。倒是童年吃爷爷炒豆太多的缘故，落下如今的牙疼病。不过今年，那沿袭了多少年的传统景观要有所变化了。前几天，山里的父亲来信说，村委会为了解决人们冬闲的问题，专门开会研究，准备举办果树管理学习班，成立林果专业服务队。同时正筹资建木器厂，建成后大半劳力可以进厂做工；也给女人们找了事儿干，村里经县妇联牵线同外商订了合同，为其加工毛线编织工艺品和绢花……

大北风依然要呼啦啦地吹，雪依然会纷纷扬扬地下，但世代蜗居大山旮旯里的乡亲已经走出了腊月，他们将满怀激情地扑入春天的怀抱。

冬天别忘穿棉袄

每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对冬天,都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感受,尤其是孩子们。

小时,从家到学校,要步行三四公里山路,而且都是大阴坡根儿。温暖的太阳直到中午才能缓缓地爬过山梁,照到每家每户的窗纸上。大清早,鸡刚叫过头遍,灰蒙蒙的天幕上还挂着一轮残月,母亲却早已做熟了饭。母亲伸出冻得皴裂且红肿的手,把睡得正香的孩子从梦乡摇醒,催着他们上学。孩子们麻利地穿好衣服,趴在炕沿上“吐噜吐噜”地吃饭,玉米面粥就咸菜条,这对山里孩子很平常。吃罢饭,母亲在孩子的书包里塞上几块凉红薯,预备中午在学校围着火炉烤着吃。然后又伏下身来,把孩子身上忘系的棉袄扣子扣紧,还要叮嘱几句不要在路上玩,孩子们就出发了。

冬天总是显得那么漫长。大风刮了一天又一天,那条顺山沟而下的小河冻严了,像雪白的缎带铺展开来;雪也下了一场又一场,无论上学抑或放学回家,孩子们总是兴致勃勃,随时随地打雪仗。有时也免不掉恶作剧在路旁雪地上画个四不像,名曰“×××大坏蛋”,或者干脆就解开裤带,热热乎乎一泡尿,洋洋洒洒,雪地里便立即蚀黄了一幅幅杰作。

那时候,藏青色的棉袄着实压风,只是孩子们不争气,新

衣穿上几天,袖口就抹鼻涕抹得油光锃亮。由于年少好动,总没有闲着的时候,不久棉袄的袖口和大襟就出了破绽,白花朵的棉絮在风里抖擞。一般的家庭是很少有新棉袄穿的,往往是老大穿了老二穿,缝缝补补又一年。反正直到我13岁上初中的时候,才穿上第一件真正为我做的新棉袄。新衣很厚实,穿在身上心里很激动了一阵子。那年冬天,我没有感觉到冷。

随着年级的升高,确切地说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那穿在同学们身上多少年的藏青色棉袄相继脱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色彩纷呈的毛线衣、羊毛衫,更有潇洒气派的皮夹克。这样一来,我就傻了眼了,全班里就剩下几个“黑典型”,其中就有我。新棉袄虽然仍然厚实暖和,心里却总很别扭。回家后,我委婉地向父母提出棉袄是否别再穿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父母不约而同地蹙了一下眉头。不过,到底我还是轻装上阵了,那年冬天,父亲卖了好多柴,凑钱为我买了一件羊绒衫,我可以站在同学中间坦然地谈笑了。虽然腊月天曾冻得我两腿发颤,我却没有再穿棉袄。

从那以后,我一直未穿棉袄。

多年以来,我却不知不觉地犯起了腰腿痛,很烦人!一天,又是一场大雪,我开始感觉到,冬天确实很冷。也就在雪后的第三天,一位同乡为我捎来一个大包袱,外面用豆腐包皮罩得严严实实,真真高深莫测。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件崭新的棉袄,里面还夹着一张便条,一看那字就知道是父亲写的。字很少,却很深刻:你都有老婆孩子的人了,不必再死爱面子,还是棉袄穿着压风,换上吧。

第二天,我就穿上了棉袄,很暖和,一种久违的感觉布满全身。

冬天里穿棉袄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过 年

当最后一页日历伴着雪花飘然而至把四季打扮的只剩下旧历腊月的几天在你手里的时候，当五彩的鸡儿鸭儿牛儿羊儿以及饱满的粮囤从巧手的村姑的剪刀下堂而皇之地走上农家白净的窗纸上的时候，当劈柴棒子们舒舒服服躺在墙角里终于等得心急的时候，乡亲们着手准备过年。

过年，总要办年货。那就叫上孩子二叔三叔，吃罢早饭，将锅里的水烧得滚开，三百来斤的大肥猪就上了锅台。开肉了，把家里用的留足，他姑，他大伯，他四婶，称多少？白亮的尖刀轻松地一挥，秤杆子早就翘起老高。只有朴实的女人，手里尚端着喂猪的盆盆，看着空落了的圈舍翻动女人心肠。鸡鸭们也不例外，往往在鸣还没打完觉还没睡醒时就被生擒。节日的餐桌通常少不了它们的。要吃鱼？尽管去村头大贵家的网箱里捞。鲜活的鱼儿在手中握着时直打挺呢！

过年嘛！庄稼人忙了一年，不就过年这几天才好好享受享受、轻松轻松、快快乐乐玩几天。如今总不比从前，该花钱时就得花点。这样想着，新鲜蔬菜水果就从集市背家来，这个组合那个系列这个名优那个洋货便也理直气壮进了山沟沟，杨柳青、四扇屏、财神爷、关帝爷，该贴的地方都贴上，该挂的地方都挂上，雅俗共赏。这是“辞旧迎新”、“五谷丰登”、“四季

平安”、“共奔小康”在门楣上异彩纷呈的日子，就连猪圈门上也要大红纸写上“肥猪满圈”，大门口对面墙上也写上“抬头见喜”；这是门里门外干干净净、锅碗瓢勺洗涮一新的日子，就连整日里两手沾满泥土阴雨天也不睡懒觉的父亲，也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换上呢子大衣、擦亮皮鞋，早晨起来刷刷牙、漱漱口，备上好茶叶专候亲家来串门、姑爷来拜年；这是空气都香喷喷油腻腻的日子，就连猪狗们、鸡鸭们也都改善伙食。

年，像迎娶的新媳妇，忸怩着就来了。爆竹可是出尽了风头，从早起一直响到除夕夜，响到另一个年度的钟声里。

过年，人们祭祖；过年，不归的游子们提炼乡情；过年，年饭很丰盛，人们吃得很详细、很庄重，吃着吃着就咀嚼起这一年四季。

除夕夜天很黑，但家家户户的灯笼很红，从街这头红到街那头，从山里头红到山外头。北风枯萎了腊月，却枯萎不了除夕夜这朵礼花，天女们轻舒广袖之际，打盹的麦苗们便在田畦里打盹，鲜嫩的菠菜韭菜们便在大棚里青灵灵、俏生生。包饺子的人们一边包着初一的饺子一边守岁。即便嗜睡的小孩也在白天睡足了觉，一边含着糖果或吃着瓜籽一边看着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而至于守岁的涵义，恐怕就只有耄耋的爷爷奶奶们才能深味。

大年初一，最忙碌最开心的当属孩子们，这些新春的小使者，早早就起床，挨家挨户把甜晶晶、脆生生的祝福送给人们。于是锣鼓家伙在空气中响亮起来，于是秧歌旱船当街里潇洒起来，于是新陈代谢的感喟在年轻年老的心里品味起来。

当紫色的风铃摇响，当春意鲜活了季节的脉络，父亲们掀动崭新的日子，就听到种子发芽作物拔节的声音。